# 大雅古仪“回乡”之旅

■记者 黄崇森

12月8日，“古意新仪”——古仪绘画作品展，将在我市的周昌谷艺术馆开幕。古仪原名励国仪，中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之子、中国美院及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潘公凯的夫人。1948年生于上海，为杭州画院副院长、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潘天寿基金会会长，曾在美国，日本、新加坡、法国、德国、奥地利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，作品参加各种国际画展并多次获奖。她早年在乐清工作过7年时间，与不少乐清人建立了深厚感情，对这里的山川风物留下了美好印象，这次画展，对她来说也是一次“回乡”之旅。

古仪近照

## 绘画之路

作为一位著名女画家，古仪是在浙美院深厚的学术积淀中滋养成长起来的。在她的作品中，能清晰地看到，受过学院训练的那种严谨与纯熟，同时又有个性大胆的张扬和技法上的创新开拓。

小时候古仪生活在上海，打小就喜欢绘画，后来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（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附中），并任1965年中学生会主席。当时浙美附中是一所中专性质的美术专业学校，在这里她得到了正规的美术训练。1966年，文革开始，学校教学瘫痪，她在校外画了大量宣传画和领袖肖像。1969年被分配在乐清北白象花边厂任工艺设计员，1975年调到杭州近郊富阳任中学教师。1977年调回杭州，任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，后参与筹建浙江少儿出版社，这段时间她编辑了大量的优秀书籍，创作了上千幅插图。

1981年，她开始在国际美术界崭露头角，创作的黑白组画《女娲补天》获瑞士第一届国际艺术邀请展银杯奖。1988年调入杭州画院，古仪说：“之前我的美术创作只能算是业余的，这时候开始专职美术创作。”

进入画院后，她临摹了不少宋代的宫廷画。古仪说，宫廷画造型严谨，用笔很工细，格调古朴，这段时间的临摹影响了她后来的绘画风格。

她说，文革时差不多把一切艺术都否定了，文革后，有一部分人还是把传统的艺术否定了，认为西方的东西很摩登。但是过了不久，人们发现只有民族的东西才能立足于世界的艺术之林，才能站得住脚。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一部分艺术家就做出了反省，觉得以前否定传统的做法是很愚蠢的，又回归了。

古仪介绍，她出身于南方的一个传统家庭，性格、文化背景和教育等方面都天生与传统亲近，发扬传统似乎是她天生的责任，文革时虽也受到艺术“左”的影响，但对于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艺术，一直不以为然。文革后，随着视野的打开，更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信念。

但是，她认为，完全死守传统的路子也是不行的，这不是开明的办法，对于西方的艺术应该采取“拿来主义”的态度，本质的东西不能丢，再吸收外面好的营养。

在这段时间，她认真研究了西方的绘画艺术，尤其是奥地利的分离派画家克里姆特、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等人的画作。“我很喜欢这些画家的作品，它们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，现在我画作一些元素的构成，就受到它们的启发。”古仪说。

古仪认为，在回归传统的路上，要增加新的营养，这样我们的传统就会更丰富、更多样性，也更丰厚一些。

1991年，她应邀参加法国拉尼翁举办的国际艺术邀请双年展，水墨画《狐狸》获得二等奖。评奖后，评委莫阿氏·埃维农给她写了封信，说：“组委会和国际评委会非常赏识您的细腻而充满了诗意的作品。这次评选，虽然您评得的是第二名，但我们还组织了另外一个完整的评选委员会，其人员由帮助过我们双年展的组织者构成，这个评委会有一种纯粹的艺术价值体验，他们评选您的作品荣获一等奖，遗憾的是没有奖金可颁发。我们祝贺您所有美的作品，热情邀请您参加我们这个地区组织的一个水性绘画的沙龙，这将是我们的荣幸。”

还有一位法国观众很喜欢她的画，特地写信来，向她要画作的印刷品。因为原画太贵，买不起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她几乎每年都会受邀参加国际性的绘画展，并获得奖项和被艺术机构、私人收藏。据了解，自1991年起至今，古仪在美国纽约、旧金山，日本东京，中国香港、台湾，新加坡，法国等地举办了个人画展。作品收藏于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、中国上海美术馆、美国海外华人艺术协会、日本东洋美术学院、加拿大国际水墨画协会、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等。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家的私人，包括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·沃尔芬森等名人也有收藏。

当代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说，细细品尝古仪的艺术，它扎根于古代工笔画的传统精神，似乎还参照了欧洲古典绘画严谨的作风，一种静穆、和谐的精神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在她的艺术世界中，自然和创作的主体是一种永恒的共存关系，她是一位既重视题材内容又重视绘画语言的画家，作品选材和表现方式融为一体，那种古意盎然的高贵气质，结合具有当下审美意义的匠心经营，展现出描绘的精微与情感的细致，让入领略到一种神秘而静谧的美感。

## 乐清往事

古仪至今对刚到乐清的印象记忆犹新。她说，那是在1969年初，从瓯江上岸后，天空呈现出玫瑰色的云彩，风光很美，一条乡间小路通往田野深处，两侧是庄稼地，绿油油的稻田，金黄色的油菜花，路边有一条小河流过，放眼望去，远处是绵绵的奇秀青山。

“我在学校学的是造型艺术，与工艺美术还是有差距，这7年的工作让我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社会实践，花边厂的领导和同事给了我很多帮助。”她说。

虽说是从大上海来的，但古仪穿着也很朴素，来到北白象时，身上的衣服还打着补丁。花边厂做的花边是十字绣，所以女工很多，对此很吃惊，在背后悄悄议论。

“当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，吃饭都成问题，生活艰苦，那时我人也挺瘦，当时即使是潘天寿先生的家里人，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”她说。

古仪原籍宁波，又在上海长大，因此一直很喜欢海鲜，而乐清的海鲜很多，物产丰富，在饮食上倒不成问题。她说：“乐清人蛮热情的，平时生活上对我挺关心，我经常能吃到好海鲜，记得那时大黄鱼便宜并且很大，还有凤尾鱼，都很美味。还有瓯柑，也很好吃。我有时饿了，同事就会煮碗面给我吃。工厂厨房的老师伯对我也很好，经常留着好菜给我。虽说在文革当中，在艰苦年代，总的来说，这7年过得还是蛮愉快，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苦。”

当时古仪年纪虽小，胆子却挺大。北白象边上有座山，还有些坟墓，她在工作之余，常到一个人到山上走走，锻练身体，吓得有位女同事以为她有什么事想不开。有一个夏天，住在县人武部画宣传画，晚上睡觉时，听到过壁房梁上呼呼呼的声音，后来有人告诉她，那是蛇。她也不觉得怎么危险。

那时的北白象是典型的农村，但古仪说她对农村并不陌生，在学校时就参加过一些下乡劳动。毕竟是大城市的女孩子，她比较怕蚊虫，被咬了身体会过敏，但乐清的乡下在她的记忆里还是蛮干净的，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麻烦。

有一段时间，古仪被抽调到县里画毛主席像，因此县城里有好多人认识她，尤其是工艺美术界的人士。有次古仪回杭州，拎个大包去坐船，路上一位不认识的男人说：“我来帮你拿。”便抢了过去。看见古仪很疑惑的表情，就说：“古仪，你不要怕，我认识你。”

还有一段时间，她被抽调到雁荡山画宣传画，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月。“这段时间我算是领略了雁荡山的壮美风光，记得一次去显胜门，正逢下雨，悬崖上挂出十多条彩虹，真是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还有中雁荡山的道士岩也很壮奇。”

在古仪的记忆中，乐清是鱼米之乡，是工艺美术之乡。她至今对乐清的工艺美术如数家珍。“乐清人的审美水平比较高，喜欢美术的人很多，在这里我得到了很好的艺术熏陶。后来我的绘画，评论家说服饰画得很好，可能有我在花边厂搞过工艺美术的原因。我喜欢形式感比较强的东西，对形式美比较敏感，自己的画作在这方面的探索比较前卫一些，跟这段时间的工作可能有很大的关系。”她说。

她在乐清还带了不少女学生，这些学生和一些同事与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在她离开乐清来到杭州工作后，这些学生中有几位去看望过她，但后来慢慢失去联系，并且好几位已不幸病故。当她说到这些师生之情时，沉浸在对往事的深情回忆中，让人感动。

## 友朋回忆

乐清画家周方德先生曾是古仪的同事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古仪在花边厂工作期间，那时候乐清凡是画毛主席像和宣传画的时候，都会抽调她从事这项工作。

“古仪虽是女同志，却性格爽快，又乐善好施。当时政治风云多变，许多出身好的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她完全没这观念，与她一起工作十分开心。尤其使我不忘的是在那人人自危的情况下，凡是有坏消息，她总会事先告诉我，使我有所提防，免于祸害。”

周方德说，自己读书少，没见识，对艺术见解肤浅，因此在谈艺术创作时，画工农兵人物时，总是以‘高大全’为准绳，视古今中外名画为糟粕，古仪常会为此与他争得脸红，并且会不厌其烦介绍名家的作品和创作经验，回到杭州后，还将许多名作拍成照片给他，记得有罗丹、米开朗基罗、李特维年柯、穆希娜、雅勃隆斯卡娅、列宾、苏里柯夫等等，在当时看这些东西是犯大忌的，所以难能可贵，其中还有一本《外国水彩画集》。

“她到我家玩，对孩子特别好，经常抱到街上买东西给他吃，还把自己定量分配的花生、白糖给我们。常谈艺术之外，也说些琐事，可以说无所不谈。”周方德说。

周方德还记得古仪会游泳，并且水性很好，有一次大家在县政府边的银溪游泳，古仪一口气自浦边（老县府边上）游到五洞门（东浦桥），把大家远远抛在后边，不少人中途歇了几次才游到。这让大家很惊讶。其实是他们不知道，古仪初中时就是一位游泳运动员。

周方德说，那时两人常讨论未来的出路，古仪不愿久留在北白象，曾约他陪她到花边二厂厂长陈贤娥那里，希望到该厂工作。但陈贤娥认为，集体企业不可取，以后想回杭州，得设法去全民单位，最好到文化部门。

“数十年后，国仪的画风大变，作品蕴涵着深厚的东方情趣，魅力无穷，很值得我学习和借鉴。”周方德说。

另一位乐清画家朱方炎是当时花边厂设计室的负责人。他回忆说，花边厂座落在北白象镇塔山河边，有300多名职工，是温州地区生产十字绣的出口外贸企业。文革时，相对于厂外，厂内还算是一片净土，虽然要抓革命促生产，总算平静安宁，这在那时算是很不错了。

朱方炎说：“设计师是生产的火车头，要想发展生产，必须壮大设计队伍，于是厂部逐年引进美术专业人才，1969年上头分配来两位美院附中毕业的新人，一位是戴眼镜、短发、文静秀气又有艺术气质的上海人励国仪，另一位是能歌善舞的温州人叶鹤亭。”

在朱方炎的印象中，古仪是位很有才华的画家，工作完成之余，还业余创作。一天夜里很晚，他发现设计室灯还亮着，以为有人下班忘了，准备上去关灯，结果发现她在埋头作画，上前仔细一看，原来在画彩色儿童连环画，造型、色彩、用笔、构图等均居于一流，让他暗生感叹：毕竟是科班出身，功底深厚。

对那次画毛主席像的事，朱方炎印象更深。他说那是乐清县革委会抽调古仪去的，车站马路中央竖了一个10米多高的大宣传牌，由古仪主笔，在上面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油画。这幅画很大、很漂亮，远远就能看到，当时轰动了整个乐清，纷纷打听画这幅画的人。

朱方炎说，古仪在厂里上班，星期天经常看到一位高个子、戴眼镜、一身儒雅之气的英俊青年，与她一同在河边漫步，有时像在谈论艺术，有时会看到他一脸无奈。后来朱方炎才知道，他是潘天寿先生的公子潘公凯（当时在文成工作），由于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压力。

十几年前，朱方炎和柳川书画院朋友到中国美院办画展，与尚文光一起邀请了古仪参加开幕式，她来后在每件作品前仔细观赏。“在我的工笔工鸟画前，她说，要想办法吸收一些民间花边艺术的元素，来丰富画面，也许会有新的面貌。”朱方炎说。

## 艺术追求

因为与乐清的缘分和感情，古仪说，这次在乐清办画展与在其它地区办画展，心情很是不同，特别精选了50多幅怀旧题材的绘画作品，分别是女性系列、屏风系列和椅子系列，还有少部分少数民族题材、小幅花鸟和扇面，另有一些探索性强的水乡系列。

古仪说，她自己喜欢平和典雅的美，看到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能从中发现一些美好的东西，融入自己的理解把它表现出来，画的女性形象也大多朴实却优雅大度而不忸怩作态，闲和宁静而活力内充。在形式处理上，会运用含蓄节制的色与墨，营造出明朗而蕴藉的精神境界。“那些强烈而夸张的东西并不适合我，如果为了艺术效果刻意地去表达就会很失真，会很累。马蒂斯希望自己的艺术犹如一把躺椅，让大家消除身心疲惫。那么，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心动的瞬间，带领大家寻找令人心动的自然美。”

“我在画花鸟画时，特别是画小动物会借鉴宋画的意趣，画人物画的时候，人物的脸部和衣饰会借鉴宋画的精致。我喜欢画面有虚的成分，这样比较空灵。用色大多用柔和沉着的中间色调，虚虚淡淡地化开去，看似不肯定、不经意的随和，却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准确和精巧。同时对于衣饰上精美的花纹，会用一笔笔雕刻般的精工细作，这样比较耐看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”

谈到她的作品中用到的宣纸拼贴，古仪说，这是她新做的一种尝试和探索，将拼贴用在绘画中是从国外传来的，但国外因为用材的关系，往往是割裂的、生硬的，而宣纸很薄，可以达到天衣无缝地对接，很自然，创作过程很愉悦，有时会产生让人惊讶的效果。

“在我的作品中，女性大多闲适恬静，矜持贵重，没有太多的肢体语言，笔下的美女都比较单纯、健康，没有矫情做作，没有故作性感，貌似平淡传统，却有力量承受生命的欢乐和痛苦。尽管有人说我的女性不那么美，但是我认为那份婉约、纯真而质朴，那份怡然自得的性情之美，那份自信的气质神态之美，就是我心中的女性美。”

“离开乐清很多年，一直很少有机会重新回来看看，是该在乐清办一次画展了，同时看一看多年前生活过的地方，会一会老朋友们。”古仪说。

古仪画作一

古仪画作二

古仪画作三

古仪画作四